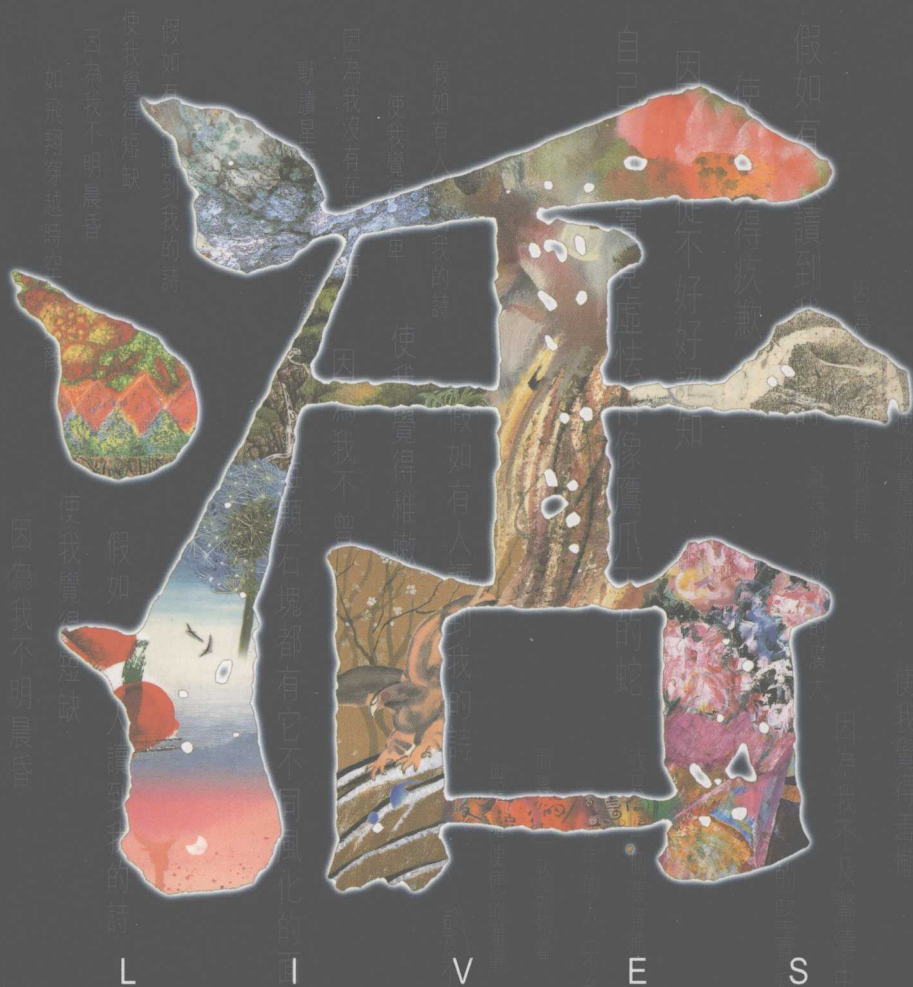




活

路雅 著

瑋業出版社



L I V E S

瑋業叢書 (4)

活

(Lives)

作 者：路雅 (Kevin Pong)

美術總監：廖仕強

版面設計：黃雪麗

出 版 社：瑋業出版社 ©

香港北角屈臣道 4-6 號海景大廈 B 座 611 室

Mighty Publishing Company

Room 611, Block B, Seaview Estate,

4-6 Watson Road, North Point,

Hong Kong

印 刷：特藝印務有限公司

香港北角屈臣道 4-6 號海景大廈 B 座 611 室

出版日期：二〇〇四年十二月

售 價：港幣五十元

國際書號：988-97827-4-X

(版權所有 • 翻印必究)

路雅

原名龐繼民；另有筆名雁影。

一九四七年生於中國。

現為印刷公司董事。

《詩雙月刊》、《詩網絡》編委。

一九七〇年任香港傷殘青年協會會長；

一九八四年任啟德獅子會董事；

一九八五年任城市青年商會會長。

六十年代曾參加芷蘭文社、

藍馬現代文學社。

曾獲《時代青年》徵詩比賽亞軍、鷹星創意創業大獎、傷殘企業精英大獎等。

散文集有《但雲是沉默的》（一九七〇）、

《七葉樹》（合著，一九九一）等。

瑋業叢書

- 1 二〇〇四年度詩網絡詩獎作品選
- 2 十項全能
- 3 詩人密語
- 4 活
- 5 生之禁錮

初讀路雅

洛夫

初讀路雅，如遇中唐人士，他詩中頗有節制的古典詩情，以及從古典文學作品轉化而來的詩境，幾乎成了他目前較為突顯的風格。翻開他的《活》，你會突然看到一幅幅工筆的花鳥國畫在眼前展現，他詩中的遣句用辭都十分典雅，而花與鳥的意象也都很鮮活，低頭一想，又覺得好像在那首唐詩中讀到過。

我們早已習慣看到，今天許多現代詩人都在探索一條熔現代與傳統於一爐的路子，有些已很熟練地以古典詩的意象來表現現代的生活情趣。就審美作用來看，這種轉化與熔鑄可以有效地中和現代詩中那種冷冰冰的知性和艱澀的語境，關於這一點，路雅在創作上已有了好的開始。

由路雅的《活》一下子跳到古老的唐詩，這種論述過程未免有些草率，但如果說路雅從唐詩，或從籠統稱之為「中國古典詩」，攝取了某些養分，該是不爭的事實。不過，我寄望於路雅，以及他的同輩詩人的，是應儘快跳出古典詩中的某些固定語句與意象的窠臼，而從本質上去探索中國古典詩的那種雋永的魅力。談到唐詩的本質，我以為《滄浪詩話》中有一段話足可說明：

盛唐諸人唯在興趣，羚羊掛角，無迹可求，故其妙處透徹玲瓏，不可湊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言有盡而意無窮。

所謂「言有盡而意無窮」，意思是說：詩本身乃是一種沉默的語言，它具有很大的想像空間，因此不須以不必要的言說去填充，例如《活》中有這樣的詩句：

那絲牽念
來自屋脊上的
月牙

——〈牽牛花〉

這三句詩使我立刻想起李白的〈玉階怨〉：

「玉階生白露，夜久侵羅襪，卻下水晶簾，玲瓏望秋月」。

此詩寫宮女望月，含蓄地表現了宮女濃濃的哀怨之情，但詩中無一字提到「怨」，而路雅以「來自屋脊上的/月牙」表達一種深切的思念，詩中卻未出現「探首望月」這類的字眼，這就是「意在言外」。

另一首〈萍〉的開頭三句也是如此：

一開始

她就沒有告訴流水

要去那裏

在中國古典詩中，「萍」通常當作「行踪不定，身世飄零」的暗喻，因此這三句詩不但寫出了它的飄泊本性，同時也傳達「人的存在之不確定性」這一命題，而這種傳達卻是透過「意在言外」這一手法而獲致的。

在《活》中，其實還有不少運用古典題材的作品。如〈桃〉，其意象與情節乃脫胎於〈桃花源記〉，而〈烏鴉〉第一首則顯然是馬致遠〈天淨沙〉的現代詮釋。此外，路雅的某些手法頗接近唐詩的旨趣。唐詩的審美要旨在「妙悟」二字，這也正是現代美學所謂的「直覺的心靈感應」。這種「妙悟」往往繞過理性這一關而直叩事物的本質，例如：

扎根岩層的深處

有力地把峭壁扶直削平

——〈松〉

夜不是屬於睡眠的
正如你不屬於
貓

——〈貓頭鷹〉（一）

中國古典詩，尤其是律詩和絕句，最講究用字經濟，意象明潔，其內在的象徵含意遠遠大於文字表面的意義，故能為讀者留下極其豐沛的想像空間。路雅在熔鑄與轉化古典意象方面，已跨出了嘗試的第一步。詩以創造為貴，在熔鑄與轉化的過程中，我期望路雅在以古人為師的同時，不要忘記追求自我的突破，真正建立起自己獨特的風格。

洛夫

1928年生，湖南衡陽人。淡江大學外文系畢業。曾任教東吳大學。《創世紀》詩刊總編輯。詩集有《石室之死亡》、《因為風的緣故》、《天使的涅槃》、《漂木》等；散文集及評論集、譯著等十六部。作品入選《中國當代十大詩人選集》。1982年獲時報敘事詩推薦獎、中山文藝創作獎；1986年獲吳三連文藝獎。

關於《活》

鄭 敏

讀完《活》，闔上書，我只能說我非常喜歡它。再多說甚麼就會破壞了它的典雅的完整和寧靜。這是一本很奇特的詩集，雖說是一本花鳥的繪畫集，卻處處寫的是人，人的真情、遭遇、感慨、往事，甚至歷史。而這一切人事滄桑又如雲光水影溶化在詩中成了潛文本，讓讀者去細細揣摩，詩句讀來那麼隨意瀟灑，卻又總有那難以識透的甚麼在字裏行間。更有那令人一楞的結尾，好像當你正要走出一間屋子時，卻突然發現一扇窗戶開向一片引你深思的田野。就這樣我在不滿足的滿足中翻讀完這本詩集，對每篇都覺得下次還應當細讀，這種餘味無窮的效果是一本詩集最寶貴的一點。

詩人將每件靜物都寫活了，在每篇咏花的詩前都有兩行題詞，或者引導讀者去理解詩文，或者將整首詩移向一個新的層次使全詩獲得詩外之音。〈牽牛花〉在詩前有這樣兩行題詞：

「相遇是錯配的幻象 分離從此成了追憶」

這樣就給牽牛花帶來牛郎織女的故事，牽牛花的長藤成了織女的長髮和纖指，緊緊抓著「不可分隔的藩籬」而每朵小花「原

來是織女掉下來/晶晶的/淚滴」。在〈竹〉篇裏出現了這樣不平凡詩行，「風聲 雨聲 霜雪聲/日兮 月兮 朝夕兮」接着寫竹在庭院守候「生生世世 至死那日」這時詩已接近收尾，但詩人忽然又引來新的高峰將真的竹轉化成畫裏的竹「借一撮毫毛 蘸一點墨/在他的案前/吐盡了前塵往事……」這最後一行為全詩加了多少分量！！

鳥的一組自然寫的全是動態，如果花的一組寫的是靜中之動，則鳥的一組寫的是動中之靜。因內裏這靜正是物中的人性，在飛鳥的萬種飛翔姿態中，詩人總是強烈的看到人生的種種。以〈鷹〉為例，在詩前的題詞就看出鷹與人的關係。「飛向天空更高處 應知/越是傲慢越是悲涼」這是一首雄心壯志終未酬的曲子，在詩的第二節有這樣驚人的詩行：「揮起雪白如鞭的江河/你把落日趕向天邊」其雄心壯志不言而喻，但詩的最後一節卻表達了詩人的搜索猶豫之情，原來鷹的飛翔，盤旋為的是「尋找那屬於生命的定位」。在〈雁〉一首中更有大於個人感慨的歷史內涵，如「兩岸的距離/總是欠了一雙相互牽引的手」等等含有深意的詩行。

說這本詩集有它的獨特之處，就是它在銜接傳統與當代方面有一些嘗試。作者將一些古典文學的名句，如「吹皺一池春水」一類的精華詞藻和隱喻轉換成當代的詩情畫意。這種混合古典

美與當代情緒的互文關係，在詩中仰俯皆是，如在〈蘭〉的上下篇就出現蘭的淑女式的緬恬是「立體得可以觸摸」這種很當代的句子和「珠簾閒捲／日暮西飛」這樣的詩行並存，因而產生的在當代中發思古的幽情的特殊審美效果。總之《活》有着它在詩歌語言、詩藝方面很多特色，境界很高，它在銜接傳統和當代詩學方面所作的許多試驗，也是很可貴的。

二〇〇一年八月三十一日

鄭敏

1930年生於北京。1943年獲西南聯合大學哲學系學士；1952年獲美國布朗大學英國文學碩士。1956至1961年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外文所助理研究員。自1961年迄今任北京師範大學外語系英美文學教授。詩集《尋覓集》獲全國作協及詩刊社1987年最佳十冊詩集獎。詩集有《詩集1942-1947》、《尋覓集》、《心象》、《早晨・我在雨中採花》；論文集有《英美詩歌戲劇研究》、《解構思維與語言、文化、詩歌》；翻譯有《美國當代詩選》等。

假如有人讀到我的詩

——序詩

路 雅

假如有人讀到我的詩
使我覺得羞慚
因為我不及驚濤中
崖岸的堅實和忍耐

假如有人讀到我的詩
使我覺得稚嫩
因為我不曾細看
每顆石塊都有它不同風化的面貌

假如有人讀到我的詩
使我覺得疚歉
因為我從不好好認知
自己的誠實竟虛怯得像鷹爪下的蛇

假如有人讀到我的詩
使我覺得渺小
因為我不夠蜉蝣輕輕
飄落如微塵的廣大

假如有人讀到我的詩
使我覺得自卑
因為我沒有在夜空中
默讀星語的浩瀚

假如有人讀到我的詩
使我覺得短缺
因為我不明晨昏
如飛翔穿越時空的距離

我只是一個普普通通
寫字的人（不是詩人）
而專心一致的執着
與隨隨便便的瀟灑
都及不上曾灶財

路雅

原名龐繼民；另有筆名雁影。1947年生於中國。現為印刷公司董事。《詩雙月刊》、《詩網絡》編委。1970年任香港傷殘青年協會會長；1985年任城市青年商會會長；1984年任啓德獅子會董事。六十年代曾參加芷蘭文社、藍馬現代文學社。曾獲《時代青年》徵詩比賽亞軍、鷹星創意創業大獎、傷殘企業精英大獎等。散文集有《但雲是沉默的》（1970）、《七葉樹》（合著，1991）等。

詩與畫 ——畫記

廖仕強

一個巧合的機會與路雅「寫字人」⁽¹⁾談文說藝，互相激勵。這一激竟激出這個詩畫展——「活」，活該。

「活」慈善詩畫展，顧名思義是將畫作詩化的展覽，其實遠在千多年前，唐朝王維的畫，早已被譽為「詩中有畫，畫中有詩」，這是中國特有的傳統。惟中西文化交匯以來，詩畫漸漸分家。今日，二十一世紀已跨了三個年頭，詩、畫已由形式化發展到「無限可能」化，我們將詩畫重新整合，未嘗不是一個「新」的嘗試。

參展詩人路雅，有三十多年詩齡，是香港詩壇的活躍者，也是香港有數的傷殘詩人。讀他的詩，使我覺得渺小，因我不夠蜉蝣輕輕，飄落如微塵的廣大。⁽²⁾

參展畫家十九人，都是香港獨當一面、風格鮮明的畫家，代表着香港四十多個畫會的精英；而最可貴者，他們都願意用各自的風格，化詩入畫，在詩畫交融中擦出火花，使整個展覽，有詩的統一，有畫的獨白。當然來到這個境界，是畫演繹詩，還是詩演繹畫，已不必深究了。

沈平的作品：巧妙地將美女與『信天翁』二位一體地並立尺幅中，是溫柔、是淚滴、是浪花、是孤寂，詩在筆鋒，筆下留情。蔡海鷹的作品：不羈的筆觸，在畫中亂舞；不是亂舞，是重重的葉子；不是葉子，是橫秋的『老榕』。老榕身上，鑄滿點點詩句，滴滴坎坷。王守清的作品：薰黑蒼白的畫面，泛着烈火的激情。『鳳凰』撲火，不見鳳凰不見火，卻見熱情的思緒，時間的洗滌，模糊的記憶。廖東梅的作品：色即是色，空即是空，直接、明快是東梅的風格，『聖誕花』的點點紅斑，紅遍了畫面，紅遍了地，孕育着冬盡地綠。江啟明的作品：嫣紅的『櫻花』，花開花落，是生之悅，是死之榮；是少女的巧笑，還是武士的滴血？林天行的作品：在色彩交融，氤氳的墨氣中抹上一度彩虹，泛起一絲寧謐的『蓮』香，平淡、飄逸。董慶義的作品：紮染的筆觸，觸動『英雄樹』的悠然。將一身鮮血，散發英雄本色。廖仕強的作品：洗滌了多年的市俗煩囂，初入無人地帶，換上一身艷色，畫面斑斑紅印，是『玫瑰』的熱情，還是芒刺的血迹？李志章的作品：將雲山煙雨的墨韻，寫崖岸風嘯，浪花翻起悲憤的淚滴，畫盡處，微聞『海鷗』長嘶，千里不遠。梁巨廷的作品：自然與圖像間，黑白與色彩間，取得出奇的平衡，如滿月飄來的白影，是白雲嗎？白帆嗎？旋律？『天鵝』？是正在吟哦的小詩。呂豐雅的作品：一闋元曲老調，重上現代樂章，靜的枯藤老樹和躍動的夕陽『烏鴉』，一靜一動，激出觀者不盡的遐思。周思安的作品：是真

非真，似幻非幻，色隨筆轉，沒有一點猶疑，『萍』隨水轉，沒有絲毫留戀。郭孟浩的作品：將書法變成了畫的元素，將畫變成了詩的元素，將詩變成了生命的元素，且看『夜曇』用生命迎接夜盡，只有日出前一刻的美麗。靳埭強的作品：一虛一實、一濃一淡、一痛一快、一喜一悲、都以水墨譜上旋律，迎着生命之舞，『荊棘』縱有恨，皆緣於愛。胡永凱的作品：纖纖倩影，冷冷風嘯，寫離人思緒，深閨情怨，是畫家的強項。西出陽關無故人，『白梅』輕輕隕落，是淚？是花？嚴以敬的作品：不羈的筆觸，冷嘲熱諷，一任縱橫。『麻雀』小小，可吃、可被吃。如果吃是權利，被吃是一種義務。陳餘生的作品：幾片簡單色組，便營造出深邃的沉思。夜，是屬於『流鶯』的，妳有一扇離棄了妳的夜盲的窗，窗外窗內，綿延夜續。黃孝逵的作品：千絲萬縷的肌理綉出遼闊的海天，使人有一粟滄海之渺。畫家用畫面之闊烘出點之突，幾聲『鷹』鳴，正代天地行權。曾繁光的作品：重疊無端的筆觸，疊出了混沌的迷思。圖想的畫意，已不再是江南的『桃紅』，是天地初開的桃紅矣。

小小解讀，是給界外的引子。詩人論詩，畫人論畫，下筆千斤，是對是錯，本是無傷大雅。其實，讀詩難，讀畫難，憑詩寫畫更難。籌辦這個展覽，得到這麼多的畫友（其中有幾位更是素未謀面的）拔「筆」相助，齊闖難關，實在感激不已。另